

全華叢書





胡仲子集卷第七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猶大夫而殺焉禮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卽墓所爲之禮之變也宋儒去墓而營于家則變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祿位後世之士無祿位苟無祿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亦淆矣以公卿大夫之後高門巨室欲

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滑也何貴於士乎於
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
爲稱深溪王氏郡著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勳
爲金吾衛上將軍封邠國公贈尙書令者理宗時有
以進士登科言事動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
卿謚忠惠者其別出之族有爲尙書爲丞相者蟬嫣
烜赫後先多矣而忠惠之從弟處棠顧獨不樂仕進
徙居深溪營貲產以善慶遺其子孫子孫遵之力於
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篤於孝友今

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
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
靈始自高祖不敢逮及邠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
當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曾祖又其次則祖
及從祖繼祖爲禰禰之昆弟及從昆弟族合則祭亦
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罔敢
或怠以粢盛醴齊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
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獻褻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
置祭服凡禮之得爲者視其力而爲之其不得爲者

則弗爲也既協諸義其長士覺猶懼來者不知所以
報本始之意介余友劉剛養浩來請記余嘗觀於易
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焉天下至大而人民
至眾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
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覺於斯豈
惟足以昭格祖禰之神尤足式孚乎孫曾之心矣孫
而又子子而又孫致其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
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寧有替乎存乎其人耳余
客浦陽間獲與剛過士覺家少長序立左右熟視之

慤如也終食而退言語若不出諸口於是知王氏之
世德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有足觀者乎昔朱
子敘家禮欲略浮文務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
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栖重兵命省臣有文武長才
者鎮之於是叅政胡公往踐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
孚人用和輯公迺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
幾移鎮來杭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

矣則又卽所寓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
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源深
者流必長盛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
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
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
厚任子之祿殊恩顯秩萃乎一門焜耀當世公實承
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
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忘其所始則其於蒞
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

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
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
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親皆資之
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奉之
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
於仁義仁義本於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
求之滋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親皆天也
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
雖穴處肉食之蟲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

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身世篤忠貞召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尙允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末矣

清風樓記

赤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冲和道院者道士倪天申趙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

松花逮今六十餘年天申子安又卽松花之後爲樓高三丈有奇橫濶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旣訖事取竹林所謂清風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一各長山袤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厓翠壁環合爲一澗水汨澗並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去晉黃初平牧羊山中卽其地也今靈跡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吾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之諸峰高者竦而側者踈前者伏而後者赴矯若鴻驚抉若猊怒拱若人立而

植圭壁欲遽數之不暇晨霞夕靄晦明吐納大松數
千百章柯葉彌布如車蓋他奇木異草往往非人世
間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高爽芬烈之氣襲人其北
修竹萬个如碧雲蒼雪歷寒暑而不變望之有太古
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蒼蔚中鶴鶴決起清風颯
然于于徐徐而來不暴不暝矍矍刁刁而草木動澗
谷應雜若琴瑟笙筑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余乃
顧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兩閭而浮游回
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人卒遇之可喜

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橐籥是吾
與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壙垠之野臺焉
而觀川焉而游鼓南薰挹西灝疏瀹世之汙濁由是
以快一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
而取之故吾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
之也無有不足今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
坐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者良以是也故人皆物乎
物而吾獨與造物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冷
然從寥廓而至者乎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

獲與二子相從于方之外天申愿而朴子安敏而好
修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遇之子安輒畱就飲舉
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鬚髯墨如也或疑其爲神
仙云

悅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
請於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
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媯仲子曰含山吾土也懼兵
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舁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

沒瑯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
是依以至于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
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爲含山之民
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獲與諸
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
聖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媯仲
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
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
未有若今天下之變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

是也殊鄉異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爲人俘虜則幸矣
欲保右有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體優
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旣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干
不冀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適歸舊鄉紹
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
爲壽何啻骨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冀一也而吾
於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元縣有彭山
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
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爲丘墟榛莠

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蒙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爲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亢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橫城南溪間而南溪之族兄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啟曰叔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棄諸孤之日藐焉皆幼也唯母夫人延師教之未幾皆卓卓能自樹立曰吾豈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必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卽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麕冠鶴髮顏色愉愉然飲食

起居晏晏然於是伯康規堂之西爲室於池水之上
取古之善事親者善事舅姑與夫者列而繪之室以
備監戒旣成則奉其親居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
斯樂於斯矣不可以他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
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襲之不避
迺諭于其先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
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
之事也襲乎襲何爲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
以記之君子不沒人之善余雖不敏猶願執筆以從

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其寢室不過美
唯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卽就枕此其爲安樂者乎
則天下之處子皆得而有矣不然則弄丸餘暇閑往
閑來有不得而與知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嗇矣邵
子求學於古今盡古今之情求學于天地盡天地之
情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
者天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獨伯康乎今天錫子之母
以眉壽又康寧無恙是亦一安樂也子更多故而能
奉其親飲食寢處不違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

以名是室豈人子之私哉循乎天而已始余從文懿
許公識伯康之先君子沉厚長者禮致師儒方規爲
義塾紹復其先世之舊有志不遂及季高登黃文獻
公之門余復見之方著問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
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遂老矣何幸於兵燹之餘又
見吾伯康之獨亢其宗哉恒欲周游兩峴訪其故家
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發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
生所好患未能也伯康幸終惠之吾聞孝子不過乎
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善若邵子可也伯

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得於景先之言矣
余固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爲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爲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
于池上旣落成矣問名於客客漫應之靡適於可也
久之而有函圖來者發而視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寫
滄洲趣也乃以名其軒而求記於媯仲子其言曰吾
軒廣十餘楹疏其前以爲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
矣而有不可爲畛域者焉月往而規燬日入而魄淵

天光下燭雲影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
往來隱見於空明之中而蕩摩浮動於几席之上吾
坐而挹之豈不猶洞庭之野具區之澤煙消雨霽漁
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澈濟澹沱一碧千頃而天隨
玄真之屬傲睨乎其間也吾循池左右列爲小廡四
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廡之外則金盆上霄諸峰之
水合流而西洄洑兩岸之隙出乎舄履之下卒與石
遇鳴聲參發小者澆潏大者澎湃雷霆駭乎前雪霜
變乎色相禪於晝夜之間吾臥而聽之豈不猶江河

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馮之轟起千
仞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羨門之流
乘蹻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之內而
浩乎有滄洲之趣子以爲奚若仲子曰天下之美患
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篁者其居奧矣而不知江湖
之爲大寄懷夷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爲阻
今子欲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
昔東方朔隨師之主履中旋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朔
之後數百年而後謝眺知之又數百年而後杜甫知

之二子者發之歌咏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
安在哉物生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立
黃溟滓而未芽且孰爲天孰爲地而孰爲子之洲乎
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
游於昆侖旁薄之中則大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
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之魚龍不測之淵思若至人
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否則擬諸尋常詞翰之末自
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去道亦遠矣故朔也眺也甫也
皆未得爲至也汝南之壺飲者樂之巴邛之橘弈者

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邇其趣一也試觀於止
水聽夫鳴泉動靜相涵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
然又孰從而育之此希夷之道也微之又微搏之不
得子苟得其趣則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
吾爲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爲一而問諸祖洲之人
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爲東陽未至邑四十里
其鄉爲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

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
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
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
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
亭山中書其匾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
因其自號而匾之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
者之學尊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
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
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

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
辟致爲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自金陵
寓書願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畱金陵踰年乃歸從
游者益眾以目眚不能見客遂屏迹山中諸生羸糧
笥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暢湮鬱而挹清淑
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旣沒門弟
子人自爲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茲山表著
郡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故躅
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汎掃矣方年少氣

銳聞其所聞而莫究其所以聞也見其所見而莫充
其所以見也又況其不得聞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
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
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
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
臾眇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爲終始者
豈有他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
爲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
爲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

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沂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
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
又等而至于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乎故曰以一物
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
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
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尙固
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
又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
登斯亭二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

景行之思者不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
勝風物之美不暇撫而書焉

煮石山房記

吾鄉葉以誠寓於醫而以煮石名其山房山之人聞
而訾之是何惑也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總總焉
而生噍噍焉而食於是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爲
饗餐醢醬菹醢也有牲牲魚鼈鳥獸之肉以爲殽芻
醢醢脯鱗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棄人之所同
養而取諸石焉是以平城砥礪之胚而擬乎簠簋籩

豆之實也以瓌詭殊特之觀而等乎滫瀡甘旨之饋也雖修火之利均水之劑旦旦而湛熾之何足以饜飫人哉於術亦左矣竊以爲誠不取也或從而釋之何訾之過乎聖人貴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庸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磷是爲雲母燖之以玄水漬之以秋露可液而飲也符陵之砂狀如夫容粉而內之甕釜取紫背烹之三伏可粒而食也若是者蓋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芻豢也並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歲一計而月一取也故

衛生者資之非直己人之疾起人之死固將久祝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爲之者矣何獨至於今而異然乎以誠多禁方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人言是欲韓伯休我也吾嘗曳逢掖之裾于公卿之門人不我虞也而今修方匕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竊觀於唐人韋應物之詩而悅之不知其頤之解而顛冥也請質諸媯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淆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物白焉無定白物堅焉無定堅惡甚石

也吾以公孫龍之言爲幻矣比歲居金華山聞有黃
氏子初平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豎耳能叱山之石
以爲羊惜無薪烝世不得染指焉以誠求之幸置棗
脯齋菹而候諸山房之扃將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
之毋久事狡獪吾有蹲鴟且來啖之毋使人擬汝於
觚也

樗菴記

浦陽趙氏由宋至今爲邑望族而彥嘉尤良謹能交
游四方賢士與媯仲子爲世契仲子嘗踰長山往過

其家山中見大木有若栲若椿者焉問諸山之人莫
之知也至于邑郭彥嘉舍客而餉之仲子語以故吾
見大木有若栲若椿者山之人弗我告此何木也彥
嘉曰是其大木擁腫者乎小枝拳曲者乎此散木也
吾菴嘗取以名之莊周氏所謂樗者是也仲子曰吾
辱交於子之門少則從子之曾大父大父游旣而奔
走世途間又從子之父子游周旋進退庭庀間五十
餘年矣昔之敝者新蕪者闢植者拱矣先世封殖宜
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之荆安用夫散木若栲若

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將自託於莊周氏則子
之家著孝慈子弟慎禮節生產力業益又豐衍矣人
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物以爲足者徇外
而忘內也持已而不知戒者見利而忘患也吾豈藉
夫擁腫拳曲者以爲吾輪奐觀美乎吾豈自詭不欲
人之規矩繩墨我乎吾豈莊周氏之徒乎以吾性不
諧於俗俛而就之則矯固而執之則倨矯與倨君子
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性去術而任情彼以我爲散
木而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庶若樗之全盡其天

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索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而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榿楠豫章杗幹栝柏檟梓之屬世謂之文木檣櫟榕穀之屬世謂之散木文木大者爲棟梁爲禪旁小者爲榿楠爲椳闌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矩求棟梁禪旁者無所用之求榿楠椳闌者無所用之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也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用也而或有故而舍之賤而非用也而或不虞而災

及之是才猶愈於非才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
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其一焉彥嘉氏得其一焉仲
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朝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
成也合眾才而言之其虧成不同其所負者異也舉
一物而例之其虧成不同非其所負者異也物有幸
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天也君子不貳所
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
用之用而不知有用以無用爲用有用者才也以無
用爲用者德也德崇而道立是不惟裨爾身且裕爾

家用燕爾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樹之以
德彥嘉其樹德乎或曰否彥嘉善醫其取諸虎目者
能已人之疾是在炎帝之經子與莊周亦夏蟲耳彥
嘉笑而謝曰何言之鬼也請書以爲菴之故實俟夫
志博物者辨之

爲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旣辭翰林之職今年朝于京師而歸余
過潛溪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別復謂余曰吾
兄景淵嘗構室於故所居潛谿之上取宸翰褒美吾

先人之辭名之曰爲善諸友記
之矣惟子知我不可無以慰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
天下之義理深且遠矣不取徒爲後大嘗徵諸易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
於人人具有之當爲而爲之者君子也不當爲而爲
之者小人也故君子爲善不求知於人不冀報於天
余嘗於其微而見焉方少壯時先生與余自城府抵
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父贈太常少卿者暨其先
君贈禮部尙書者頽然而偉樸然而古終日侍坐不

妄交一語語卽其平生所歷不及他事舉酒共酌歡
然就醉人不見其情容莫不以長者目之與其族人
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鄉有犯之者不
較也恬然無幾微眦睚意鄉人藉其貲力自視以爲
得志不知公固長者也先生時在家庭方業儒出宣
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爲迂濶余雖戇雅尊事
之敬禮之天不與善人則已苟與之其必有達者歟
逮今五十年遭值國家鼎革訪求儒雅先生遂應聘
而起敷其碩學潤色鴻業天子嘉其能推恩及其先

人龍光所燭昭若日月於是先少卿先尙書之厚德
純行鄉閭以爲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自九重襍
於天下善積於人之所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垂
示子孫以爲明訓豈若庸人徼一旦之幸不再傳而
遂無餘裕者哉故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
德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盡
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與先生老友也而景淵又生
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烏得不盡故願堅晚節
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斯爲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爨
坼下者剛燥陂澤旣竭原泉不通稼口就槁農民告
病郡邑修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
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
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爲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
爲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
淖而沃田間芄芄皆美稼也余爲愕且喜問諸父老
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

君思忠而免於歉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
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
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
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
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
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
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
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爲而及是哉旣而過
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

不唯寧是往年禱雨脫我於蘊隆之毒亦惟君懷懷
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爲咏歌之辭而今又重
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
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
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懼余言
不足以後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
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
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
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

孰不有志於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爲者悉
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
不過權貨財督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
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無稼殫厥心而極之天亦輒
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卽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
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
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
豈使之無子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
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

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卷一

三

藏板

胡仲子集卷第八

明胡翰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嘉禾頌

至正戊子秋杭之舉亭山厥田有嘉禾焉里父老言
狀有司余聞其事稽諸故實有大瑞有上瑞有中瑞
有下瑞凡嘉禾芝草木連理皆下瑞其名物十有四
天人之際至德感則和氣應和氣應則休祥臻訢合
煦育紛綸翁施恒因物以著不期而至代紀厥美五
行土爰稼穡萬種之命懸之雖景星慶雲甘露醴泉

諸福之物較其利澤未有侔者而以爲白狼朱雁赤
兔之不若則唐人議者過矣聖人南面而修六府用
八政貴食重穀其所崇者非以瑞也沉時和歲豐而
今重以瑞告是乃天地侈茲靈貺昭示兆人如穀關
玉山之產有國者視之宜有加焉昔天降嘉種于后
稷而生民之詩作唐叔得禾獻於天子而嘉禾之書
旅草野之臣懼無以鋪揚國家盛美如詩書所載竊
感父老之言不勝猷猷之忠謹拜手稽首以獻頌不
足薦于登歌庶或采而被之民俗亦康衢擊壤之遺

音云爾頌曰

天降嘉種烝民乃粒著自六府滋布九域大江以南
澗爲輿區賦稅所出厥田孔腴接畛百萬土膏殫發
汙邪宜稻日茂如握有莠者苗一本而敷紛其百穗
盈仞之餘潤濯醴泉秀疏瑞日旣堅且好旣穎且粟
季穉來告來諗厥故耆艾驚嗟前斯未睹傾郛闡野
聚觀竊咏相畝攸存農夫之慶嗟時農夫東作是勤
我播我耰我耔我耘驅我蝨螽疇我稂莠惡知其他
而昇斯祐人亦有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異

孰參燮理孰秉經綸垂休錫羨自我相臣相臣曰否
惟聖天子天子臨御克任克使大夫卿士雖濟濟
左右克讓共期于治薦茲馨香不大聲色昭格于天
渾淪密勿上帝降監率育元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
風雨時若歲迄用康坤元富植媪靈效祥景星慶雲
非瑞之大白狼朱鴈乃其小者善政養民稼穡惟寶
惟寶之瑞終羨且好嘉禾旣旅皇德彌宣致此不易
保之維艱昔在成王輔惟周公受天之賜不有于躬
曰敬曰戒王心罔懈靡驕靡吝惟公履慎漸仁摩義

教以化之制禮作樂範而陶之明明我朝監茲勿渝
小臣作頌徵在詩書

瑞竹贊

并敘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卽雷
音堂之南植之一本雙幹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雪
操離立對聳脩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
人視天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以余言
爲也按戴氏譜凡竹之別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
有也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

可也古者王政和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
踰則平露生於庭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
亦豈有致之者乎然非有也吾聞懷盛德者其心潛
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
無將也無爲而無不爲無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
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
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爾果何取於是乎此上
人之所以寓意也乃爲之贊曰
有籊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冷然清風

載沐甘雨唯是德人永保貞固

文官花贊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不恒有爲瑞以不多得爲貴華平賓連紫脫潤閱國家之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卽潤也范氏世居之爲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

花蔑乎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
官意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爲令宰任
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
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
爲緋碧者不能以爲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
而遞爲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
以戎王子爲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
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
公卿如辛幼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爲樂府以歌

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曾不廁於瓊花玉蕊之列者
蓋范氏故閼閼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蕃釐
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而
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
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
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
旦聞之可爲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
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爲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敷榮如彼命服

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
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
君子是式

南極老人贊

猗若老人成象在天食氣之母居物之先樂有壽考
得之自然申錫下土何千百年

怡顏齋銘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
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爲郡城漫不

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匾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
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
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爲之銘
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顏人之感忽日尋乎前苟物於物
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內欲不萌外不能干
以一觀萬參乎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下上
匪魚則鳶春木旣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蹟具宣
乾確坤隕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

靡不可歡惟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處約齋銘

郡諸生徐吉從師受業所處甚約也既名其軒乞
余銘之

惟士尙志必慎厥守處約非難固窮在久賦命在天
靡不有定富不可求貧亦何病鶉衣百結華於黼黻
陋巷一簞甘於鼎食相古哲人胡樂于茲爰有良貴
賈其不貲苟見其大我心則泰外物細故曾何芥蒂
我約非約其獲孔阜其畜孔厚德音斯溥尺蠖之伸

貴乎能屈鳩毒之懷寧不可惕我告爾言盍忍爾性
道貴責成養當聽命先民之言罔或弗敬

敬身齋銘

池氏居永康之荆洲莘仲卽其居而闢室焉曰敬
身徵銘於媯仲子仲子曰莘仲其知本乎道無往
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爲然乎蓋三
極之道人參其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駁之
爲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其身則
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爲之宰存心有道一爲

之主彼靜而固動而梏者俱失之矣莘仲其慎持
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

繁厥生參天地彼睢盱何藐爾六鑿披七情熾遞感
忽疇克制返諸躬道孔邇惟天君實司契正爾容定
爾志儼若思肅如祭慎爾獨恪爾事貫動靜合內外
貞夫一斯爲貴純不已聖可企赫有臨惕無怠

無逸齋銘

浦陽鄭仲舒名其齋曰無逸志爲學也其友胡翰
銘以勗之曰

書言無逸稼穡孔艱念我學徒遑集于安上帝降衷
有赫其命其命有赫日罔弗競曰明曰誠終始是資
惟敬惟義內外不違毋謂跛鼈弗如良驥苟力於行
千里可至逮其無息與聖合德與聖合德與天爲一
道豈遠而厥幾孔微心焉一肆卽汝自棄彼月而邁
此日而征無或爾優游荏苒百齡

漢棖題研銘

有漢棖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旂物也僧
用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範地合質圓覆九重遺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
漢鼎可移茲不泐

居易齋箴

魯氏子濬文常山之秀也嘗卽山中闢齋曰居易
而力學焉今將適京師來諗於余大懼替厥服余
聞諸易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苟行其願進退不渝
也箴曰

大道易易其平如砥人具是臻亦具是履相彼小人
胡昧厥理舍其康莊自投偏陂抵巇爲高人坎不止

惟茲君子宅心孔夷安吾之素適分之宜與時屈伸
以範驅馳君子居易小人去之天畀有生夫豈遠而
徇義則公徇利則私辨之不早顛末遂迷勗哉君子
尚慎厥幾

尚節齋箴

余友徐則常名其齋曰尚節將隱居以求志也請
箴於余久而未之措焉今以病稍間乃爲之箴曰
四時之序節以成歲萬物之理節以成禮非有資於
差品乃自然之裁制何人生之多欲忘吾性之所貴

利不盈於錐刀誑之而心醉藝不重於丘山臨之而
魄褫如梟如獍如狐如鼠合朋爲同恬不爲異盍不
觀夫澤上之水乎滿則溢節則止而況人欲之橫甚
於倒海不有砥柱何以見夫君子人皆碌碌已獨瑤
瑤人皆諾諾已獨諤諤是猶未也將求其至焉易貴
甘節其次安節其次苦節甘節者顏淵曾參是已露
肘而商歌瓢飲而自樂安節者晏嬰原憲是已貴而
能儉貧而不病苦節者黔婁之屬是已困而不返死
而無悔者也子將何居以苦則不可貝以安則未能

企亦曰尙而已尙也者非矯也樹不拔之操厲匪石
之志不顧人之毀譽存吾義而已丑行乎怪不安其
素毋習乎狷不知其固毋恃其不折過於戾契毋信
其不涅流於汙闕子其慎之是亦可矣抑有大者焉
易本無體神亦無方恒則有往節用有亨陰陽相錯
變化縱橫晦明相禪通塞往還故釣渭之叟起而興
周耕莘之夫舉而佐殷傳說棄版築而爲相膠鬲舍
魚鹽而得君功存乎社稷澤被乎生民不知一介而
輕天下常以萬物而同吾身此非余之所尙者乎非

聖智其能乎是達節也子其識之

嚴氏子字辭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旣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

鼎也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僞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

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
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尚篤
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褚士文字說跋

錢唐褚士文以字行以善篆隸稱搢紳間或卽其字
而書之而告之士文佩之以求益焉余以爲天地變
化凡成形成象者皆文也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
其光華精潤之發孰加焉其在於人則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之謂人文

焉堯舜之治化所以成乎此也孔孟之道德所以得乎此也故文之至者稱堯舜孔孟彼以言語字畫爲工者殆其次也今世俗之人往往索余於文字之間余恒患之故余不敢以篆隸之工爲盡士文之能蓋亦斂其華而求其至者焉天下之文不在於子則在余矣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文忠公在史館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筆而餘力顧有及於小學家之流其文蓋本漢黃門今史游而稍

變其體昔游倣凡將爲急就篇末敘長安涇渭術
後人增以齊國山陽二章意公取州名裒次者亦緣
此也公之手澤散在人間往往獲見於兵火之餘皆
行書片紙未有若此之凝重茂美終卷無一字苟者
自當與其文共傳爲世所寶也今上人賢公以爲卓
堂所蓄舊物不欲輒出示人吾恐非文忠之意故常
欲取皇象鍾繇王羲之所書漢急就章與此合爲一
卷模而刊之備小學一家以廣其傳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
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
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
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洒然見
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
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藥至今寶藏唯
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卽熟是辭今復於王氏
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
足以知之唯公歌咏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

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
豈在鞠歌行下哉洪武七年夏六月跋

宗忠簡公告身後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太
宰王黼首署焉黼於是卽拜太師與蔡攸童貫圖任
國事北啟邊釁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時也
汴京旣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朝廷人
才之用舍往往如之宋氏之不競誰執其咎哉

鄭北山復官誥跋

鄭忠愍公以紹興二年進士授文林郎累官中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橫罹誣構卒于封州卒後二年始復故官此誥是也淳熙九年贈光祿大夫則明堂大禮沛恩所及也公之直言勁氣見於立朝之初宏謀盛烈著於治蜀之日而威名暴於天下強敵悍將遠近懼服固一代之偉人也其受知高宗雖出奸檜之薦而未嘗苟爲檜用檜主和議而公抗論未嘗主之檜喻蜀輸金而公以備邊未嘗從之檜欲歸金降人而公慮其爲變卒誅斬之以是忤檜擠之死

地終始大節炳如也載筆之士類能傳誦獨公平生
爲學所以探陰陽之蹟極幽明之故不以進退死生
累其心貫天人而一之者則概未之察焉公在封六
年其著書有曰易窺餘者翰獲於公八世孫謚伏而
讀之竊意公俊偉之績磊落之節由其得於聖賢潔
靜精微之學者有以發之也而翰又何足以窺之姑
識卷末以俟知者

劉公亮告命跋

父以子貴而贈爵後世之禮也蓋有天下者推禮追

王之意以及其臣子所以爲勸也猶古之義也劉氏在宋其事不見於史非此告豈知其名爵之爲太中爲中奉哉昔王昭遠能藏其先四世告命君子稱之則此亦未可以彌文論矣

范賢良帖跋

范公茂明世家香溪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爲可慕公卿之薦引爲

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爲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卽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爲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彙跋

朱氏自晉蒲墟令汎始家於婺四明居士元翰其後也紹興間居士嘗獻賦行在爲人卓犖不羈今卷中雜咏遺言則乾道二年所書慨念古今雖在猷猷意氣躍躍飛動使見於用官何如哉吏部侍郎仲文其請孫行也仲文號守軒方幼時居士卽奇之紹興四年及第陳亮榜第二人奏橐十事則開禧四年公在諫垣所擬指陳時做議論剴切雖忤權倖不失爲社稷計矣余觀二公遺墨因念宋南渡以來大義不伸大業不復紹興三十

乃欲於開禧之際

之勢而不察宋無可戰之

守軒以

不

實不覈悽悽言之廷議北伐力爭之居士之才不見於用守軒用而中遭貶斥不究其才推其志皆可尚也守軒嘗學於東萊先生與孔山喬壽朋爲同門紹熙廷對又爲同年其後壽朋當朝言事與守軒所見大略亦同壽朋言具宋史而守軒行事世多不傳此卷則其四世孫了菴所藏以遺行之者屢更兵火行之護之如拱璧凡了菴一時諸老淮陰龔聖予粵

人謝臯羽同郡胡汲仲往來詩簡至今嗣守不墜使
予閱之益知高山之可仰而慨喬木之不存識之未
卷以見人才之進退盛衰世道之升降係焉

文與可萬竹圖跋

與可在宋爲良二千石蘇文忠公從表兄弟也平生
知其爲人之賢文藝之妙者世莫若公嘗謂與可所
畫偃竹雖數尺而有萬尺之勢今以是圖觀之猶不
滿數尺而烟容雨態縱橫掩冉漫若干畝萬个近在
人目無不可愛蓋墨竹以小爲難而多者愈難欲振

筆直遂如公所謂兔起鶻落殆未見其可也否則滯而不化亦何取焉惟與可能臻其妙而文忠之言當觸類而悟也

王右軍書東方朔贊跋

東方朔贊與黃庭經皆永和十二年五月所書右軍一時之筆各自爲體不同流傳至今求如此本者甚不多得雖紙墨剝落隱然具有當時瑰琦之意豈惟右軍書法之妙矯若驚鴻者於此見之而唐人模勒之工亦未易以刻鵠議焉晉仲家庭方從事臨池之

學不宜以王敬仲自居當官奴之得樂毅論可也

懷素墨蹟跋

張長史觀舞劍器藏真見夏雲隨風二人遂以書法
之妙遠軼千載矣及聞越人得永師真蹟怒若不及
見焉世之師心而不師古者何足以知之臨川蔡君
厚定此三十字爲藏真書非長史也余聞藏真以狂
自任長史以顛著稱正相類耳想其人而觀其書使
人意氣飛動時又喜雪晉仲請識其後以爲山中珍
玩是歲洪武癸丑十二月十有二日也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米南宮論蘭亭禊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稱善書得一筆已獨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真無辨而任意揮洒者入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黃文獻公恨不以此質之姑識于公手跋之後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折節下交一郡吏貸米周人之急兩致書焉曾不以爲浼而盛稱其賢則子智之

爲人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爲不幸而爲
吏也雖爲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尙也由是
先生尙之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並著於世孰
取而孰予哉舒閬風石塘行所謂吉人廉士遺我五
斗赤受而哺之無愧色者其言雖爲張瑄發可見其
于子智不苟也子智老于郡邑有先生以爲知己而
又有希彥稱其家兒其所託者遠矣

北山紀游總錄跋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余聞諸古而於此

卷見之矣自至大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
倡之而司理葉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繼之又其後
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
出吾郡多擅名當世高文大冊施之朝廷者足爲邦
家之光幽懷雅韻託諸老佛之徒者足爲山川之壯
豈多得哉余嘗承下風往來周旋其間顧不獲與諸
生從杖屨之後山空谷寂未嘗不三復而爲之憮然
儒墨異途出入殊趣吳公旣以之興懷況死生之際
幽明永隔黃公又安得不增悼耶未及百年變故倏

忽在昔已然而今爲何如也吾意扶輿清淑之所鍾
偉乎其不可遏豈遂已耶比居長山之下嘗手執牛
尾歌之以遲夫若人焉今存禮不以衰老棄余將入
京而過余衡門畱之不果攝衣率諸生陟潛岳而登
其冢頂余力躋僅能及之極覽無際追念往躅雖瞠
乎其後而亦楚然其音者也書以識之庶他日冠蓋
咸萃殫其餘年以尋劉孝標王子文山中故事

蘇平仲瞽言後跋

右瞽言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

之學天子選爲太學正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
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
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
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咕畢
一儒者耳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其兄弟之間
愉愉然間讀書爲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瞽言讀
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
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鈎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
原其敝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

拯之將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
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
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興也仁文之愛也義
文之制也瞽言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
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
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
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
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

云

劉養浩饒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饒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鍾剛之所作也
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
文辭嘗敘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爲宋饒歌傳誦
措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
篇次體制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錡則
得之潛溪又將追步其武而駿駿其前矣昔潛溪在
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
也生際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

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合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鏜鼓間不知其爲衰颯也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糜於世之塵鞅敝於末習之褻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

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
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
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
之爲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
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
將若是乎雖尙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
之民歟其尙爲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
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龍眠居士博學精識尤刻意繪事取法顧陸諸家下
及韓幹靡不該焉幹作十六馬坡翁賦詩當時目以
爲韓生之馬蘇子之詩爲世兩絕矣安知居士所作
有如此者令人見之便如秦川沙苑間意躍躍然世
稱居士之精緻可學唯疏簡處工不能近余觀於此
始知之方駕唐人正恐未能或之先也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黃華山主王子端之所
書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爲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

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黃
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黃山能
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
蟠桃山和二兄詩二首辭翰皆非近世人可比遭值
戊戌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
民家見此卷楮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
知其可貴獨余寓目之頃如睹舊物然亦不復求之
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
膏火之喻爲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

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昔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
續騷余不復論尙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
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土宇分合之後
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壁寧能過之

書賈節婦傳

天下兵興士大夫能死事者鮮矣而況鄙夫賤人乎
是固難也鄙夫賤人能死事者鮮矣而況婦人女子
乎是尤難也至元初朔兵渡江巴陵有韓希孟者魏
公七世孫賈瓊之妻也嘗爲軍帥得之義不辱赴江

水而死旣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借此清江水
葬我全首頌之語又云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又云
願魂化精衛填海起成嶺其言感慨激切毅然有烈丈
夫之風郝公伯常賦詩以道其事惜世少有知者今
賈氏婦之死殆有類焉而余采之民間其潔身就死
而人不及知者尙多有之烏乎以天下之至難而婦
人女子能之孰謂爲士大夫者不能哉生人之類所
以不至於澌盡者蓋必有與立也

書王秉彝傳

士生干戈之世幸能脫於死地不爲人俘囚玷於鈇
鑕則其身之幸矣能貴其身不輕用之而又能保其
妻孥於流離顛沛之餘守其宗祧以時祭祀則又其
家之幸矣今秉彝旣兼有之而又能推夫不忍之心
釋人於忍者之手其言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凍餒
不恤也往來江東西間全活者若而人周急者若而
人來吾婆人被其賜者亦如之事具今宋起居所著
傳中其爲人也賢乎哉昔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更
朱泚之亂不受汙辱有死喪無歸者卽身爲治喪蕃

固賢也非昌黎韓子人孰知之秉彝蕃之鄉人也其
用心亦庶幾於蕃者則是傳其可少哉或曰惻隱之
心人皆有之非有爲而爲之也秉彝豈欲持是以受
其名哉余聞之如是而益賢之云

書尊生子傳後

余始識尊生子時天下方用武尊生子自越至余見
于今曹國李公之門美髯長身望之偉然聽其言洒
如也公遇之甚厚畱幕府數日輒去余亦領教信安
後十餘年復會于金華則尊生子奉朝廷之命同知

金華郡事顧不忘疇昔之故以一騎自隨過余余視之尊生子且老矣意氣猶擗擗也郡虛長吏尊生子總郡事聽斷民有不直不以繁劇置不問必盡其情重者省遣輕者下屬邑邑徵輸不入度其才力約盡程度取辦而止吏緣爲奸於法不可貸乃痛繩之不貸尊生子務持大體類如此人以尊生子爲儒者心竊易之尊生子笑曰今豈昔時耶猶欲獮薶吾民乎且吾性剛急人言非所患也其始如故踰年而郡著治績余在信安歲時一歸漸被其風恨不及從鄉人長

老樂其有成而尊生子見之輒念其老且衰將以一
屢授焉余唯而退固將治裝而東聞尊生子已去職
矣旣去而余徙家里中則尊生子尋又沒矣今讀其
傳安得不使余歔歔流涕世豈復有斯人乎古所謂
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者其尊生子邪余故論著之
而或以尊生子之死非子華子稱述之意其不尊生
邪抑有由然邪當爲而爲之者君子謂之義不當得
而得之者君子謂之命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尊生
子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此其所以爲尊生子邪

書劉府君墓銘

余不識劉府君嘗於潛溪宋先生館下見其子剛而
獲交焉今剛將入京師持是碣過余山中此何異韓
退之誌李翱之祖墓也退之言翱有道而文固於是
乎在余於剛望之矣

鄭仲涵像贊

有驩其貌有瑩其神處華腴而不汰侈自得乎一性
之真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顧賢達其未遠銳將探乎
千古之祕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滉籍

荀氏之爽淑也

書朱氏家慶圖

浦陽朱仲賢有母高年九十餘康強無恙仲賢率其母弟日致孝養母弟或不繼則身養之作堂曰菊隱率其弟若子若孫若從子若孫曾歲時爲壽以娛悅之以是聞於邑人傳於京師士大夫言詠以稱其美余友吳廷毅爲余誦之余問仲賢何如人也曰謹愿人也何以爲謹愿也曰仲賢嘗吏於邑而今老矣能保其身以至此者豈易矣乎斯其爲謹愿也余喜而

謂之曰子之言然矣殆未知其所以然也詩曰孝子不匱唯孝則施之四海而皆準仲賢患不能孝養耳苟孝矣則天必佑之故仲賢雖爲吏而不辱其身也身不辱矣而又使之多男子也惟孝爲然邑人不出乎里知仲賢之孝也故稱之若京師之人可謂遠其衆矣何自而稱之亦惟孝感而已矣豈嘗有私之者乎余與仲賢居同郡相見之日甚少往來邑中不信宿輒又別去所以知仲賢而信廷毅之不我欺者以予觀於仲賢近七十歲其母九十餘歲矣以弱冠致

養其親亦五十年矣積日以至月積月以至歲溫清
定省之節甘旨滫瀡之奉可勝計乎而今其母色笑
在堂洩洩然其兄弟怡怡然而諸孫又誥誥其可喜
非孝而能之乎天下之富且貴者多矣有不能一日
竭力致養其親者欲如仲賢其可得乎故書之以爲
人子之勸豈溢美云